

蔣碧微生死戀 (十五)

楊 兆 青

金陵送別依依難捨

蔣碧微因爲夫婦徐悲鴻浪漫，一意孤行，她不願當一個曖昧的妻子，也不願接受一個曖昧的丈夫。空閨寂寂，度日如年，滿腹愁思，誰來解憂？

張道藩的眞誠相待，是蔣碧微在風浪中唯一可以互訴心曲的人。蔣碧微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接受了張道藩那種無法抗拒的感情。這在蔣碧微的內心深處，激起了從未有過的矛盾。

沒有接受張道藩的感情之前，蔣碧微爲了徐悲鴻蕩情，有太多的痛苦與空虛。接受張道藩的感情之後，她的空虛感沒有了，却換來含有愧意的惶恐與不安。

經過心裏一番交戰，蔣碧微這樣想：「我已忍受這麼多的痛苦，再學習多忍耐一些，又何妨？」她決定還沒有鑄成大錯之前，還是離開張道藩比較好。

徐悲鴻要蔣碧微把家搬到四川，她答應了，因爲這是最自然的疏遠方法。可是，那裏曉得，張道藩的熱情，一直有增無減。

人生不是賭場，蔣碧微從來沒有輸給誰的感覺。但是，這次她輸給張道藩的眞誠了。明明知道天天跟張道藩祕密通信談愛，是錯誤與委曲，但彼此是相諒相敬，沒有絲毫的情慾相求。這種「敬諒」是她的快樂泉源。爲什麼要把苦海中的一點慰藉，輕易放棄？於是，蔣碧微在矛盾惶恐中，仍然願意保留那一點祕密的慰藉。

蔣碧微對張道藩降心相從，彼此都有一種知遇的滿足，但因離別在即，尤其是在戰時，頗有此去後會何期的感傷。蔣碧微對於當時離開南京的情形，有過很詳細的記載，張道藩依依不捨的寫送行到船上，差一點下不了船。蔣碧微這樣的寫着：

「江畔，下關碼頭，西航漢口的江靖輪昇火待發。船上船下，一片嘈雜紊亂，乘客、茶房、力夫和水手們，在甲板上擠來擠去，人潮洶湧，川流不息；每個人的臉上都呈現忙碌緊張的神情，因爲這不是旅行，而是逃難。貼着紅膏藥的日本飛機，每天瘋狂猛烈的轟炸南京，已經連續了一個半月；北方戰事失利，上海的局勢更是岌岌可危。」

「這一天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六日，我帶了伯陽麗麗兩個孩子，多年相隨的傭人坤生同弟夫婦，同行的還有悲鴻的學生顧了然。我們坐道藩的車子到了下關，擠上輪船，一直送到船上的是道藩和子杰。道藩的車子就停在碼頭外面等候。」

「道藩眉峯深鎖，神情黯然，一路上始終緘默無言，我不敢和他談話，怕挑起他激越的情緒。我緊緊的握着手袋，手袋裏面密藏着道藩給我的那些信；我曾在前幾個夜晚，把這些信不知讀過多少遍，那裏面的許多呻吟呼號，我幾乎可以背誦得出來，我當然瞭解他這時的心情，然而在這紛紜雜亂的環境裏，我又怎能向他溫語相勸，給他些兒安慰？尤其是，當着兩個初解人事的孩子！」

「找到我們的房艙，道藩彷彿精神振作了些，他爲我和孩子拍了許多照片，艙裏艙外，甲板船舷，我們留下許多紀念，我望着他瘦削蒼白的面孔，以及強顏歡笑的神情，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我知道爲了這次的離別，他已失眠了好幾夜，白天的公務是那樣的繁忙，靜下來時心情又如此其悲哀，以他單薄的體質，怎麼支持得了？」

我有無限叮嚀，一直在等待一個和他單獨相對的機會，向他作臨別贈言，但是船上太鬧太擠，偶然間我們的視線相接，却又苦於不會目語。

「驅歌已奏，兩情依依，越近開船的時刻，道藩的神色越顯得慘淡；船上敲起了小鑼，請送客的趕快下船，我一連催促了他幾次，子杰也在說再不走就要來不及了；道藩卻還在戀戀不捨，不忍離去。藉地，大家最就心駭怕的事情來臨了。『嗚——』那尖亢淒厲，令人肝膽俱裂的警報汽笛，破空而起，戛然長鳴，船上的警鐘緊接着噹噹作響；日軍的轟炸機在俄頃之間就要來了，而我們人在船上，船在碼頭，敵機一到，大輪船必定是最顯著的目標，只要吃上一個炸彈，水火無情，全船人都將難逃噩運。」

啓錨西航人未下船

「你們趕緊下船呀，」慌亂之中，我大聲的提醒道藩和子杰：「車子還在等着，你們上車以後往郊外開，找個偏僻地方躲一躲！」

「子杰聽了我的話，轉身就往梯口跑，他用最快的速度衝下了船，道藩卻還在遲疑，他居然忘記了自己的安危，嘴裏連聲在問：

「你們怎麼辦呢？你們怎麼辦呢？」

「你就別管我們了呀！」我眼看著船上和碼頭一片紊亂，着急得躁了躁腳：「快去，道藩！快下船躲到郊外去！」

「我想——」

「他一語未竟，忽然又有緊急而嘹亮的鑼聲，艙面人聲鼎沸，亂成一團，依稀聽到遠遠的有

人高聲叫嚷：

「好了！好了！要開船啦！」

「哎呀，要開船了！」我尖聲的提醒他：「道藩，你再不走可怎麼辦？」

「道藩一向都是動作迅捷，反應靈敏的，然而在當時那種緊要關頭，他偏偏呆滯遲鈍，猶豫徬徨；直到我們清清楚楚的聽見，船上鑼錘嘩啦啦的響了，我奔近船舷，憑欄俯望，不禁失聲的驚呼：「糟糕，船已經開啦！」

「船已經開啦，」道藩滿臉苦笑，覆述着我的話說，然後，他又自嘲的添上兩句：「這樣更好，我不是可以和你們一同到漢口去了嗎？」

「那怎麼成？」我焦灼萬分的說。

「可是，」他攤攤手：「船開了，我插翅也難飛上岸去呀！」

「了然，」事態緊急，我只好當機立斷，轉過臉去關照：「你馬上去見船長，告訴他，內政部張次長因為送朋友，發警報的時候來不及下船，你請他想個辦法。」

「了然也在為道藩着急，聽完了我的話，回身就走，不一會，船長穿着筆挺的制服，大踏步趕到我們的客艙，就在門外，他很有禮貌的見過了道藩，然後皺着眉頭說道：「敵機很快就會來臨南京上空，為了全船好幾百人的安全，我們不可能再駛回下關碼頭去。」

「那當然，」道藩表示同意的說，又問：

「在不妨礙你們繼續行駛的原則下，是不是還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下船？」

船長想了一想，建議說：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我們放一隻舢板下去，派兩名水手，同時減緩航行的速度。再請張次長登上舢板，搖到岸邊。」

「好極了！」道藩的臉上現出了笑容，「我們能不能立刻就走？」說罷，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再問那位船長說：「船上少了兩位水手，對於你們的航行，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沒有影響，」船長回答得很快：「這一點，請張次長只管放心。不過——」他頓一頓，微微的蹙着額頭說：「這一帶江面很闊，而且風高浪急，又有空襲，倒是張次長您自己——」

「不要緊，」道藩連忙打斷了他的話，眼睛越過船長的肩頭，望着我說：「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好的。」船長點點頭，隨即開始行動，派水手，令人通知駕駛室減低航速，由他親自指揮，小舢板慢慢的降到波濤起伏的江心。

「我們擔着很大的心事，站在欄杆旁邊，目送道藩登上舢板，徐徐的划離大船，在遼闊的江面載浮載沉，險象環生的駛向岸邊叢叢蘆葦，他在離船的時候沒有忘記向我們揮手道別，我凝望着那一葉孤舟漸行漸遠。突然間，我看不見他了，因為我已淚眼模糊。別了，南京，別了，道藩！」

江靖輪在揚子江上往西駛行，經蕪湖、安慶、馬當要塞，便進入江西省界。蔣碧微在船上，獨自憑欄，俯望湍急江流，想到國事凋敝，戰火瀰漫，首都南京日夜被炸，陣陣淒愴憂悵，在心中激盪；她想到送別的下午，張道藩在那麼危急

緊張的狀況下，乘舢板，渡長江，他那一葉扁舟會不會有什麼危險？捨舟登陸，遇到敵機沒有？她愈想愈焦急，愈焦急愈眠食無心。

沿途牽掛魚雁互答

船過九江，目的地漢口已不在遠，蔣碧微想起一到漢口，便可以給張道藩寄航空快信，她陡覺精神振奮了些，執筆在手，準備寫信詢問平安，藉地兜起一樁心事，又使她遲遲不會落筆。

在張道藩的家裏，不是還有幾位朋友住着嗎？譬如陶履謙、郭子杰，大家都太熟了，如果她的信寄到那裏，張道藩竟私下閱讀，而把信的內容，祕而不宣，可能會使他們起疑，倘使她泛泛幾筆，只報平安，却又怎樣安慰得了張道藩渴望的心情？唉，這事真是為難得很！蔣碧微躊躇半晌，忽然靈機一動，於是她提筆寫了兩封不同的信，裝在一隻信封裏，張道藩是聰明精細的人，他一定可以了解她的用意。——

「道兄鑒：

一昨多累，歉疚無似，想小舟過渡，蘆葦暗藏，必飽受辛苦，不識究於何時登岸，何時返家，勿為風雨所欺否？（因憶兄未攜外衣），凡此皆使吾惶慮不寧，須俟接讀來書後，始能釋然矣！吾等自六日午後啓碇，於翌晨抵蕪湖而未靠岸，下午五時到安慶，停兩小時即行。今晨八時抵九江，十時半後開航，據聞明晨便抵漢口矣。船中一切，尚稱舒適，惟我個人，離愁別緒，百感交集，觸目傷心，無以自慰，前途茫茫，家國之演變，不知伊於胡底也，在京時深擾一切，並承

照拂，不敢言謝，且亦非本會條文，祇得永銘肺腑，祕而不宣！」

這封信裏所指的「亦非本會條文」，是他們在法國時組織的天狗會，因為郭子杰和張道藩都是其中的重要份子。後面一封信，才是蔣碧微的內心真言。

「宗鑒：自君登小舟，吾船亦啓碇，更行更遠，終於不復見君之影矣！噫，目斷波光，故人何在？從此河山阻隔，地遠天長，縱有情懷，憑誰寄語？惟寸心自矢，不負知己而已！兩日來離愁萬斛，別緒千重，觸目傷心，柔腸寸斷，情思深幾許，苦痛亦正相埒也！舟過九江後，沿途風景亦殊不惡，奈觀景傷情，相思更苦，祇好逃避斗室，背人垂淚，如此情況，明知自陷絕境，但吾愛既萌，又有何法抑止耶？茲有一得之言，願君採納，以後凡遇無關緊要之事，望能淡然處之，不必遇事認真，徒損精神，眠食兩事，尤防特別注意，苟能調整得宜，健康之恢復必易，希望於再相見時，體重能增加二十磅，則不特本會之幸而已矣。」

蔣碧微帶着家人，從十月六日啓航西行，九日便到了漢口。

到漢口後才獲知張道藩那天在蘆葦叢裏躲過了空襲，舢板才又開回下關，這時郭有守還坐在張道藩的汽車裏等待，兩個人才一同乘車回家。到了十月十七日，蔣碧微一行登上民權輪直駛重慶。

過了宜昌，山光水色倏然一變，航經巫峽正

值細雨濛濛，犬牙交錯的巫山十二峯，若隱若現，蒼茫雲靄，益發增添旅人的愁思。

字裏行間無不關情

張道藩乍別伊人，他寫給蔣碧微的信非常多，字裏行間，可見其真情，茲錄數函於后：

「雪：此刻是八日晚十一時，計算你我已經分別了五十六小時，你此刻也在想念我嗎？你乘的船行駛速度怎樣，我不知道；我想你此刻大約已經過了九江，在快到漢口的半途。你若一到漢口，就給我寫信，最遲我後天晚間可以接到，我希望你不會真的不寫信給我，你不會那樣忍心的！過去那五十幾個鐘點，我除昏睡無知的時間外，真是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你以從前的情形來猜想，就可以知道我是採取一種甚麼態度，在消磨這兩天的光陰，我雖然表面上極力鎮靜，甚至於強顏歡笑。但是我想陪着我的那位聰明朋友，一定已經看出我的心事了！」

「前天那樣匆忙的離別了你，跳上小船，心裏十分難受，幸而在船上還可以看到你，彼此招手示別的時候，雖然在笑着，其實淚已盈眶，真慘極了！兩船相去既遠，極目望去，還可看見你的臉部和兩手，以後漸漸縮小，變成了白色的點線，最後是連點線都不見了。我所乘的舢板，停於江東門廣播電臺附近江邊的蘆葦中，靜避敵機空襲，船上雖有人和我談話，我的視線却從未放棄追蹤你所乘的船。到了四點鐘，警報解除，舢板加速駛回下關，我仍目送你的船到無影無蹤，這時眼淚已溼溼的流下，幸而獨在船尾，沒有

被人發現，否則別人一定莫名其妙。舢板抵下關後，仍乘原車回家，和朋友無話可談，上樓到房裏，傷心落淚，飲泣多時，怕被別人看出，心中更苦了。吃過晚餐，大約七時半，警報又響，雖然明知夜間船上毫無危險，但是沒法不為妳憂慮，在地下室悶坐，萬分無聊，乃上屋頂觀察，祇見全市漆黑，真所謂「伸手不見五指」，陰慘之氣，令人生畏，幸虧敵機未臨京市上空，約九時警報解除，和友人坐談，可是談來談去話題終不離妳，於是我又去書室整理文件，想轉移一下心思，夜一時上樓就寢，輾轉不能成眠；覺得我的靈魂，早已隨妳而去，在這兒的僅是一具軀殼而已。二時，起床作筆記，直到四時，疲勞已極，才昏昏睡去。

昨晨醒來，已是八點多了，天氣陰雨，大有「秋風秋雨愁煞人」之概，在家無聊，便出外訪客，並為大哥辦好應辦各事。下午公事較多，又來幾位客人，晚間也有友人聚談，但我心不在焉，無時無刻不想到妳藉着陪朋友飲酒為名，自飲茅臺兩杯，我還是學妳在酒裏放糖，此情此境，更令我憶念及妳，更不能不以酒澆愁。午夜就寢時，走進房間，一見床榻，就倒臥其上，熱淚滿面了。這種生活，再過下去，我必定會發狂的。

「今晨醒來，又是八時半，昨夜靠了酒的助力，睡眠很好，是十幾天來從未有有的。因此神志較清，獨步園中，憶妳勉我「剛強」的話，立刻抖擻精神，寫幾封信覆親友，下午除辦公和開會外，即作整理書籍等工作，身體雖感疲勞，心思却較單純，但欲不念妳，還是決無可能。」

「以上是別後兩天半的生活情形，不能不為我最愛的雪作一報告，但是這信一時還不能寄出，預計妳看見這信，要在十日以後了。雪，我至愛妳，此生此世，我也將永遠愛妳，同時我必力求上進，以免辜負妳的愛我，我現在就拿以下幾件事自勉：一、極力恢復我剛強的氣魄，而成為一個妳所愛的人。二、我必努力加餐，切實注意我的健康，以養成妳所愛的身心健全的男子。三、我除了應辦的事情以外，在最近兩個月內，必定努力創作，以紀念我和妳的這次聚首。以上幾點，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安慰妳？今後如果能够多通信，我就用筆記式的信寫給妳，否則一切留在筆記裏面，等妳以後再詳讀吧。」

「雪：今晨六點半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想妳，計算妳大概可以到達目的地了，向窗外一望，又是靈雨連綿，撩人愁思，在床上靜臥着，足足想了妳兩小時，甚麼都想。每逢想着妳，就自己問自己：為什麼會對妳有這樣誠摯熱烈的愛？我實在找不出很圓滿的答案，但是我自己心裏明白，我對妳的愛，絕對不是世俗的愛情，惟其如此，所以我更不容易找出圓滿的答案來。」

「現在是正午，我由客廳上樓來作筆記，自己已安慰自己，就像和妳面談一樣，室內盆中的蘭桂，全已經盛開，芬芳四溢，唯有妳那樣高貴雅雅的風度，才可以和這種香味相配，因為妳喜歡桂花，我特地採了小小的兩朵，附在信中奉獻給妳。最奇怪的是在我折取的時候，無意中得到兩朵五瓣的，不能不嘆為奇蹟！園中近芭蕉處的那株桂樹，居然也開了花，色艷味香，竟是一株最

難得的丹桂！我也採了兩朵，附獻於妳。」

「雪：六點半匆匆發信後，心中無端的煩悶，七點半吃過晚飯，兩位朋友在下棋，就獨自收聽戰事新聞廣播，可是腦海中始終盤旋着妳的麗影，我竟不知道聽到了些什麼報導？」

「妳用雪字署名，我起先不贊成，是因為我怕雪太容易溶化了，後來再一細想，天下那兒有比雪更純潔美好的事物呢？所以我又贊成妳用了；記得曾有一次，我們愉快的談天，妳叫我替妳想個別名，我現在請求妳在雪字下面加一個「芬」，兩字相連，成為「雪芬」，不知道妳願不願意採用？假使妳答應了，請在來信中告訴我。當然，妳如果能另選其他的字，只有更好。」

「我今晚讀白香山詞譜，排遣時光，今後我還要多讀詩詞，以解苦悶，一個人在慘痛不堪的時候，倘若能隨着朗誦之聲而落淚，也是發洩悲愁的一種方法，有空，我會抄寄些心愛的詩詞給妳。」

「今天為了翻尋捐獻衣物，從舊皮箱裏，翻到了妳民國十七年在上海寫給我的一封信，也許妳早就忘記了。十多年來，我所獲得妳的信，全都加以珍藏，這也是我愛妳的證明之一。」

「現在時間已近午夜了，我仍獨坐房中，為妳寫信，就不知道妳此刻在作什麼？今天在幾千里外，還可以和妳遙遙通話，不能不感謝近代科學的賜與。當妳和我通電話，我一直在心跳，如今想來，還有點忐忑不安？」

宗

「雪：今晨我摘了園中最美麗的兩朵玫瑰花，一

紅一黃，插在瓶中，妳可想到我插花時念念不忘的，除妳之外還有誰？我很盼望明後天能接到妳一封信，以慰我不盡的懷念。啊！我的文字實在太笨拙了，否則我會把我過去七八天的心情，寫成無數美妙的詩篇獻給妳！我想妳此刻也許在幾千里外想着我吧！」

「雪：現在已經是十五日下午五時半，我還沒有斷絕收到妳來信的希望，我要忍耐著等到明天下午，如果再不傳信，那我就至少要等到兩星期以後，才能獲得妳的消息了，啊！我真不知道我怎樣撐過這兩星期度日如年的日子！」

「我今天晚上實在苦悶不堪，又喝酒了！喝的是我們一同喝過，贖下來的最後一杯，喝的方法也是加了糖的，妳叫我怎麼能够不想念妳呢？那一瓶 Cherie Brandy（我替它改的名字，其實是茅台酒），本來還有兩小杯，因為妳喜歡喝，我特地留着，原想找一個機會我倆同時喝的，不知怎麼後來竟忘記了！這兩小杯酒，祇好讓以後獨酌吧！讓我對着妳的麗影獨酌吧！我此刻是帶着酒氣寫信，也許將來妳收到時，信上還有酒味呢！今晚杰告訴我，川大所謀之事沒有成功，那麼妳到成都去又無事可以解悶了。可是我又何嘗希望妳找到了事久居成都呢？人往往就是這樣的矛盾！總之我不管妳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祇希望妳不要忘記我，祇希望妳讓我盡我的能力愛護妳，安慰妳；妳要知道妳如果謝絕這一點，那就是妳不愛我了！」

「雪：剛剛寫完一封信給妳，忽然接到妳十六日從民權輪上所寄來的信，讀過之後覺得歡慰極了

，可是，當我讀到妳所寫的：「此後相離益遠，相見難期，東望都門，能無腸斷……」這許多美妙的句子，妳叫我怎不心酸難受，悲從中來？寫到這裏，警報來了，只好暫時擱筆。

宗

「雪：我今早苦悶極了，甚麼緣故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見妳，有了苦向誰訴去？雪，妳此刻會在想念我嗎？我精神的無線電妳會感應到嗎？計算「他」也快到了，妳或者又要受氣了，雪，我心裏難受得不能支持，我希望今天有什麼可以安慰我一下，最好是收到妳的信，唉！妳已經寄了給我嗎？它今天恰巧會到嗎？」

「我今天過了一天極難受的日子，尤其是下午下雨，我的淚好像隨着雨點洒到地上，洒遍所有妳曾留下足跡的地上，妳走後許多天，我照樣的折花供在瓶裏，以後因為沒有花了，才停止。張道藩信裏所指的「他」，是徐悲鴻。徐原來在廣西桂林，此時怎麼會在重慶出現呢？事情經過是這樣的。蔣碧微在重慶把家安頓好之後，突然想到青年會去看幾個朋友。

徐悲鴻也到了重慶

她乘車到了青年會，畫家張書旂最先迎出來，一看見蔣碧微，便告訴她說：

「悲鴻也來了，他是昨天到的，就住在這裏。」他匆匆的說了這幾句話，轉身就走，一面走一面說：「我去叫他出來。」

不一會兒，徐悲鴻果然快步走到蔣碧微的面前。

兩人握握手問過了好，老友徐仲年和徐悲鴻的學生顧了然也出來了，大家便坐下談天，這時徐仲年提議一道出去逛逛馬路，於是大家便到大小樑子和都郵街一帶隨便走走。

重慶雖說是一座山城，街道依山而築，高低不平，但是幾條主要的通衢大道，倒也平坦寬闊，而且相當繁盛，大小商店林立，各色貨品俱全。他們走走停停，不知不覺的已經到了中午十二點鐘，蔣碧微怕家裏等她吃飯，湊巧這時有一部駛往會家岩的公共汽車，在他們旁邊停下，她急忙向他們道聲再見，便擠上車去。

想不到，就在當天下午，徐仲年顧了然兩位陪着徐先生來看蔣碧微了，徐悲鴻還送她兩管玉屏簫，一件貴州出產的生絲衣料。

鄰居好友郭太太和張太太，聽說徐悲鴻到了，連忙跑來看他，小客廳裏高朋滿座，談笑風生。這許多朋友都知道他們蔣徐的感情糾紛已經鬧了六七年，趁此機會很想為他們盡力拉攏。張太太大概是想替蔣碧微留住徐悲鴻，所以與高采烈的提議打麻將，徐悲鴻居然也破例的表示贊成。好客的蔣碧微沒有理由反對，只好吩咐同弟擺桌子，請徐悲鴻、徐仲年、顧了然和張太太四位入座；她自己便坐在旁邊觀戰。

有說有笑的牌局，繼續到吃過晚飯以後九點多鐘。牌局散了，徐仲年和顧了然告辭回去，徐悲鴻和他們一齊往外走，蔣碧微就跟在徐悲鴻的身後相送，徐悲鴻走到門口的時候，忽然停止了脚步，向他們說：

「好了，我不送了。」

徐悲鴻說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表示他今夜就要留在蔣碧微這裏，可是蔣一聽這話，立刻上前一步，略帶笑意的向徐說：

「你怎麼辦呢？我這兒是沒有地方可以住的啊！」

徐悲鴻聽了，頓時神色大變，他鐵青的臉，緊抿嘴唇，像一陣旋風似的，轉身拿起自己的外衣，一頭衝出門外。

第二天，徐悲鴻就搬到對面山坡上，吳稚暉的住處，和吳稚暉、呂斯百、吳作人等同住，他曾氣憤不平的向呂斯百和吳作人說：

「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佈置了好好的家，不讓我住！就算我是個朋友吧，她也應該招待的呀！何況她用的還是我的錢。」

離而復合此心已冷

有一天，蔣碧微爲了生活費的問題，去找徐悲鴻，徐悲鴻竟抽抽搭搭的說起舊事來：

「記得在南京大轟炸的時候，我們一道躲在防空壕裏，我想我們還是不要再鬧了，時局已經糟到這步田地，再開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呢？可是——我想不到你會那樣堅決！」

蔣碧微凝望着他，心中有無限的感慨，她平靜的對他說：「你幾時把你的想法告訴我，或者是有那麼一星半點表示過？難道說你心裏所想的事，我就一定應該知道嗎？而且你總該記得，從前我們在南京初次分手的時候，我曾鄭重的向你表明過態度；如果你確實和人家斷絕，我隨時都歡迎你回家，現在，你只要自己問問自己，你就知道應該怎麼做了。」

徐悲鴻更傷心了，整個人側身倒在床上，雙手蒙住面孔，直在吞聲飲泣。當時蔣碧微覺得他也真可憐，既然要談戀愛，又拿不定主意來做決斷，因此蔣碧微再誠懇的跟徐悲鴻說：「人生得一知己確實很不容易，假如你覺得和孫女士結合是幸福的，我決不阻擾你們。但是我和你做了一

十年夫妻，我並沒有失德的地方，何況我還有兩個孩子，我又不想再嫁，所以請你也爲我們謀一個安全之計。」然而徐悲鴻仍舊不聲不響，沒有表示。蔣碧微準備走了，臨走之前，她向徐悲鴻說：「我今天來完全是爲了生活費的問題，你應該了解我的個性，二十年來我沒有爲了金錢跟你衝突過，我不是愛錢財的人，不過，你親口答應的諾言，你應該實踐，我還要勸你一句，做人，最好是漂亮一點！」

說罷，她頭也不回的轉身出外。

第二天，早上七點鐘不到，蔣碧微還睡在床上沒有起身，徐悲鴻推門走了進來，他大踏步的走向她的床前，面容嚴肅的俯望着她說：

「現在，我要我的家，至於我們的家應該住在什麼地方？我可以聽從你的意見，住在這兒也好，另外搬一幢房子也行！」

蔣碧微一面披衣起床，一方正色的回答他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裏不是你的家——。」

「那麼，我明天搬回家來。」事實上，徐悲鴻來不及等到「明天」，當天下午，民國二十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他便把全部行李搬來了，除了行李以外，手上還拎着幾隻螃蟹。

重慶雖然有長江和嘉陵江在這兒合流，然而

菜市場上，連魚蝦都很少看見，螃蟹更是難得一

嚐的珍饈，這一點確實使江南來客感到遺憾。物以稀爲貴，因此當時常常流傳某人某人爲了吃頓

螃蟹花費若干千的軼聞，吃螃蟹而成爲新聞，重慶螃蟹，價格昂貴，難以搜求，便可想而知。

現在徐悲鴻居然買了螃蟹回家，想來他不但花了很多錢，而且一定還費了不少事。這個消息立刻轟動了，在朋友間傳開，大家都在說，徐悲鴻這樣巴結蔣碧微，大概他們倆和好有望了。

晚餐桌上，持蟹對坐，蔣碧微實在有點食不知味，同時也使她感慨萬千。她回憶二十年前旅居日本時，他們曾大啖東洋螃蟹，那時雖也有許多煩惱，但他們的感情是融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如今呢？——她對他望了一眼，自己問自己，這個人還能信任嗎？還希望他給點什麼呢？這麼一想，她內心裏，就決定了怎樣對待他的態度了。

自從徐悲鴻搬來以後，除了迫不得已，蔣碧微不輕易開口和徐講話。同時她把生活習慣也改變過來，過去二十年間，通常都是她先睡而他早起，現在正相反，是蔣碧微遲眠早起，可是漫漫長夜，如何排遣？於是她便到張溥泉夫人那裏，領取了前方將士的征衣材料，拿回家來縫製，當時後方婦女爲戰士縫征衣的運動風起雲湧，因爲那是慰勞將士們最直有效的工作。她做的是棉

背心和布襪，藉此機會，日夜忙碌不停，以避免和徐悲鴻無言相對的尷尬局面。

一天夜裏，躺在床上，大家都心緒惡劣，睡

——

一絲希望完全幻滅

——

不着覺，於是蔣碧微問徐悲鴻：

「依你看，我們還有和好的可能嗎？」

徐悲鴻的回答倒很乾脆，他說：

「我知道我的罪惡，讓天來罰我好了！」

感情又到了宣告破裂的時刻，蔣碧微覺得應

該使他明瞭，她的一切做爲，完全是受辱被迫而

來，因此向他說：「過去你曾向我父母說過，你

到那裏都打得出天下，我離開你就不行了。但是

我一定努力奮鬥，假如奮鬥有所成，那我便離你

更遠，要是無所成，就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自

殺，一是向你乞憐，不過以我的個性來說，恐怕

是走第一條路的可能性較大。」

天還沒有亮，徐悲鴻便起床整理東西，他又

要離開這個家了。蔣碧微默不作聲，聽他自便。

這時郭有守已經來到重慶，每天凌晨起來，他總

喜歡到蔣碧微這邊打一轉的。這天進來剛好看到

徐悲鴻在收拾行李，不禁驚訝的問：「這是幹什

麼呀？」徐悲鴻憤憤的說：

「人心已變，不能再住下去了。」

郭有守聽了連忙勸他：「何必呢！」怎奈徐

悲鴻去志已決，拎了行李立刻就走了。郭有守送他

下樓，蔣碧微無言的望望牆上的日曆，算算，徐

悲鴻這一次回來，前後一共住了五十天。

在這一時間裏，使蔣碧微最受刺激的是，

她看見徐悲鴻戴過一隻極大的紅豆戒指，據說紅

豆是孫韻君送的，徐悲鴻用金子鑲成戒指，有人

告訴她，戒指裏面還刻了「慈悲」兩個字，「慈

」是孫韻君的另一個名字，「悲」當然就代表「

悲鴻」。

蔣碧微本來對徐悲鴻尚存有一線希望，至此

，似已完全幻滅。她不斷的告訴自己，要堅強振

作起來。徐悲鴻一走，蔣碧微仔細檢討，這一回

她到重慶，自己心裏上，實在不太願意見到徐悲

鴻，問題的癥結是他的曖昧態度，她也不願自己

跟張道藩的私情被識破，矛盾的痛苦到了極點。

這種一恨一愛，一喜一厭的雙重心理，實在相當

微妙。試看他給張道藩的信及錄寫的詞裏，可以

看出蔣碧微對張的無限深情。

「宗：

暫時請勿給我寫信因恐P將在此時來渝也。

我想彼不見得會來我處住，因我之一切計劃及佈

置，均未預備有他。但是，我不能不小心一點，

以後如無其他問題我再通知你，請你再給我寄日

記。

你的雪」

此地爲你錄詞一首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

，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

知是夢，不勝悲。

洞房深處 幾度幽歡 殘雨尤雲 假香倚暖

萬般千種 相愛相憐

蝶戀花

憶昔兒家樓上住，邂逅君來樓下開朱

戶，巫峽峯高雲不度，聲聲步屐關心數。

衆裏相逢憑笑語，道是無情心比秋蓬

苦，可奈今生緣已悞，明珠和淚還君去。

記得仙源同飲讌，手酌瓊漿含笑殷勤

勸。博簞歡娛欲夜短，燈前媚眼頻流眄。

別後思量千萬遍，今日重逢翻尋常

看，一縷情絲雙婉轉，來生願作同功繭。

廿六年九月三十日夜十時雪錄

報紙談論友朋敦勸

蔣徐婚變的軒然大波，關心他們的朋友，都

希望他們能够破鏡重圓，重修舊好。有的甚至在

報紙上公然談論這件事。茲錄一位署名「天靈」

的作者，以「悲悲鴻」爲題，發表高論：

渝報於萬愚節的一天，載有蔣碧微徐悲鴻結

婚啓事一則，並謂由張道藩吳稚暉之介紹，地點

在磁器口，一時新知舊好，準備前往恭賀，蓋彼

二人此離已久，今再結婚，當然是一件轟動社會

的喜訊。殊不知第二天在報上由蔣碧微登出否認

啓事，說明係萬愚節爲友人徐仲年所開的玩笑。

自然那時悲鴻並不在重慶，那兒有結婚的可能呢

！提起徐蔣二人的婚姻糾紛，可謂極盡人間之慘

事，照常人的眼光看來，碧微的才貌德性，都是

十分配合悲鴻的，爲什麼在子女成行，事業成功

以後，夫妻間會鬧出這樣的不幸事件呢？別的文

人因係舊式婚姻，自然可以原諒，如魯迅郭沫若

輩。然而悲鴻與碧微都算是志同道合的自由戀愛

，況且同在法國留學很久。心思性情，彼此總有

深刻的了解。以一代畫師之資。竟受着愛的創傷

。

他們夫妻間的破裂，誰也知是由悲鴻的女弟

子孫韻君所引起，到底孫家小姐是怎樣的漂亮。

我也在中大看過的，並不見得高於碧微好多，只

是年輕一點而已。何以能够勾引悲鴻到這種地步，真令人百思不得一解。這怕就是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吧！

留京時，對於這樁不幸案件，也曾忝列過調人末座，在碧微自然願意重圓破鏡，而悲鴻則誓言此身非韻君不婚。友朋爲此而嘆息者不知凡幾。這件事多少人都責悲鴻無情，其實悲鴻的痛苦較碧微爲深。因爲女的只是失了丈夫，但還有兒女，且又得社會的同情，親友的安慰。至多不過是性慾上暫時不能滿足。男的則不但失了妻子而又未如願以償的得着韻君，鬧得舉世皆知，孤獨煩悶，連自己的兒女也成了仇敵，社會的指責，朋友輕視，還不放在心上。

在此我有一個感想，這是中國革命以後婚姻史上的一個大事件。達官貴人，名儒學士之流而演此悲劇者，固爲社會所宣傳，其他不知名的男藥女，女棄男的婚姻糾紛，正不知有若干萬起了。而且這種紛爭，到現在還繼續的表演，只要看看社會新聞，或法院的案件，那是不愁無日無之，無地無之。

革命時代是一切變革的時代，婚姻當然有絕對結離的自由，但要不要痛苦，那是很難的事了。平時朋輩中戲謂男女化離爲「被開除」，如學校中之開除學生。徐蔣之變，是蔣碧微被開除了。然而那位開除人者徐悲鴻，又等於被孫韻君開除了，這好像符合了中國「因果報應」之說，所以我於此更悲悲鴻。

擱筆時又想起了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故事來。這是王小姐開除了郁先生，可算給他的同性蔣碧

微代吐了一口惡氣。愛情不是不變的東西，至死不變的愛固然有，未死而變的愛就太多了，男女們都得要多用心思在維持對方的愛上。方可以百年偕老啊！

還有一位蔣碧微徐悲鴻的好友劉文島，寫了這樣一段話：「碧嫂悲兄，一怒一曠，如彼此以四句自省，自能言歸和好。那四句便是：

「遺佚而不怨，既窮而不憫，居易以俟命，禁默足以容。」

還有一位張聖裝的朋友，也爲文勸他們息訟。全文如下：

奉勸碧微姊悲鴻兄息訟

「賢儂天涯久著聲，同心應比玉壺清，兩家詩禮書香偶，廿載山盟海誓情。雙汎風光猶靜好，三巴波浪望和平，膝前兒女看成立，不惜慇懃勸息爭。」

其二

花都往事夢悠悠，銀漢風波詠女牛，海外相依同患難，人間誰與比溫柔。朋俦在昔無雙偶，藝苑於今第一流，百歲光陰容易過，勸君珍重更優游。

還有人同情孫韻君

世事各人看法不同，居然還有人支持孫韻君呢！

以下是蔣碧微女士收藏她的朋友劉大悲，得自好友永思同情孫韻君的一封信件。
大悲兄：

接二十七日函知現在貴陽甚佳，悲鴻因已在桂林登報與蔣女士脫離同居關係，事先曾請教幾位法律專家，皆云無違法之處，但與某女士結婚，乃外間揣測之辭，事實上恰恰相反，此報登後，不數日，某女士即獨自離開桂林，大約永不再回矣。悲鴻現埋頭鄉間，拚命作畫，局外人焉知其中痛苦。即使某女士不肯肯，無奈其家人極力反對破壞。至某女士本人，則的確確是一個十成的淑女，幽閒貞靜，舊道德、新思想兼而有之，受盡家中折磨，外間刺激，泰然處之，來桂林後，凡任何男人與之相處，愈久，愈覺其爲人可佩。彭太太對伊極端佩服，表同情，恐外間不知內容者，以爲此定係一浪漫女子，實則係一極苦痛之女子耳。我常把她與 Mon eul-Feurie 比，覺兩人都是第一流好人，所以不同者，孫腦筋清楚，某則神經病甚劇耳。

我在此情況不大劣，各方工作相當順利，各同事及上司都處得甚好，只是薪金少，而全家十餘人皆來桂林，令我永無喘息之日，嗚呼！

即問近好

嫂夫人統此

弟永思上 八、廿八日

父母的操心，朋友的關心，都希望蔣徐早日重修舊好，在這種情況下，蔣碧微和張道藩仍然祕密的通信，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做呢？此事總歸是會被別人發現的，而該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未完待續)